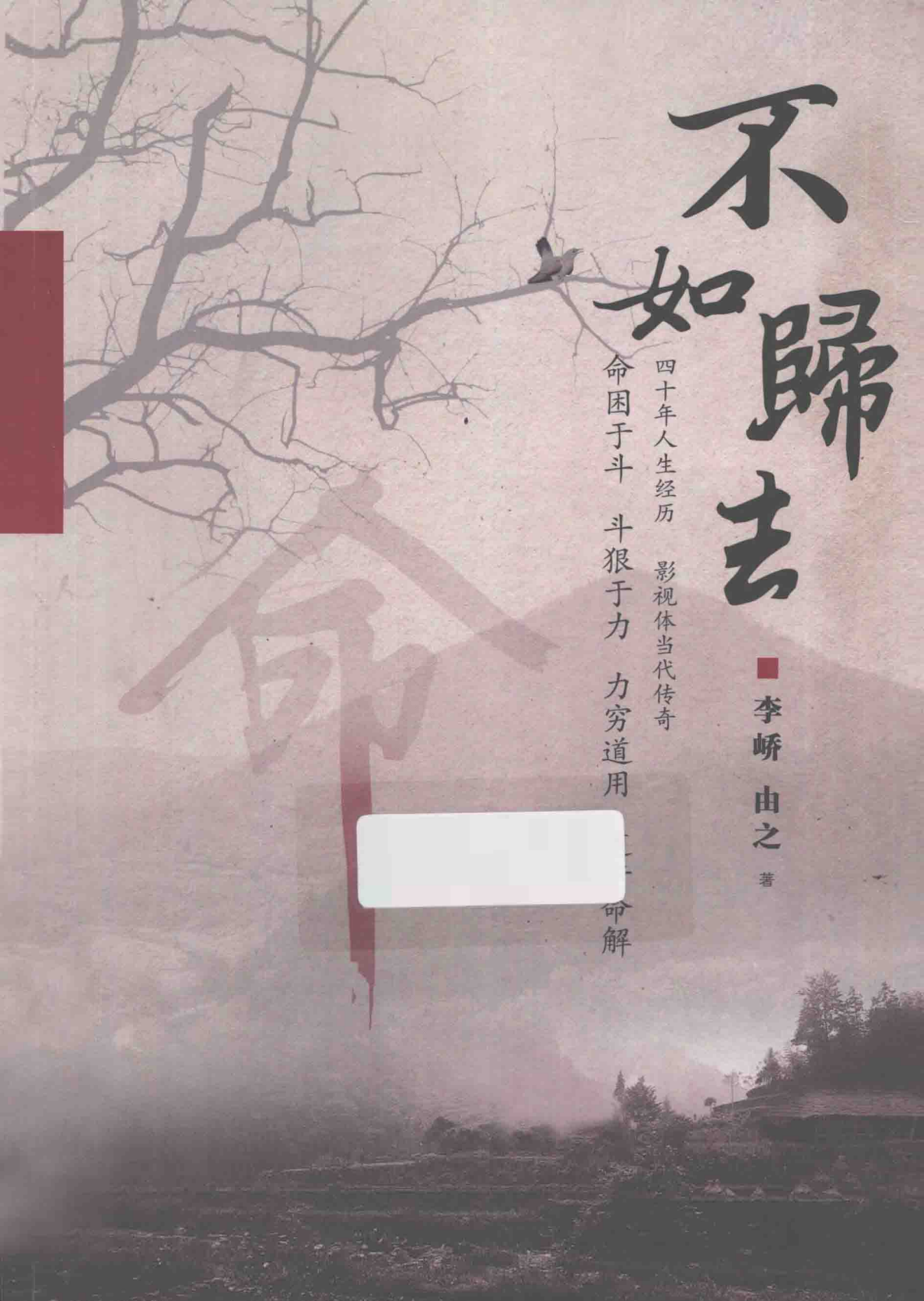


不如歸去

■ 李峤由之 著

四十年人生经历 影视体当代传奇

命困于斗 斗狠于力 力穷道用 命解



不如归去

李 峤 由 之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如归去/ 李 峤, 由之著. --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13. 8

ISBN 978-7-106-03674-4

I. ①不… II. ①李… ②由…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27399 号

责任编辑: 纵华跃

封面设计: 徐正宇

版式设计: 席建海

责任校对: 孔 岳

责任印制: 庞敬峰

不如归去

李 峤 由 之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电话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-mail: cfpg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87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/28.75 字数/38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3674-4/I·0845

定 价 65.00 元

上 部

初秋8月，“秋老虎”还在肆虐。

地点：牛梭山脚下。

远山，葱郁的牛梭形孤山，弯得像半个括弧。山腰间缠绕着淡淡薄雾，山脚下一片茁壮的庄稼——玉米、大豆、山芋、水稻之类。

远望山凹处，格外茂盛的林木——乱葬岗。

旁白（男）：命运，这个古老而又常新、令人纠结而又永远无解的话题，如今再次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眼前。人们面对命运，越纠结则越迷茫，越迷茫则越纠结。其实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对命运的注解，而所有人的生活就是命运的答案。

对命运的觉解就是文化，没有对命运的自觉，就没有文化和文明，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”。

本剧主人公将为我们上演一出撼人心魄的命运活剧。

田野尽头的山脚处，一所孤独的院落。

断断续续的知了声，更显得天气炎热。

1. 玉米地，中间几棵玉米在晃动。

一名少妇在给玉米培土，脸上滴着汗水，且沾了些许泥点儿。近处有猪拱食的声音，还有争食的打叫声。

少妇站起身，朝声音的方向望去，右手握着锄头跑出玉米地——

“哎哟！谁家的猪啊？怎么跑出来糟蹋庄稼？（少妇继而大声地）谁家的猪——？”

两头白色肥猪正在拱食山芋。少妇吆喝驱赶：“呕——扭，呕——扭……”

少妇挥舞锄头吓唬，两头猪掉头跑了，少妇尾随追赶。

山脚下那处孤独的院落，简易的院门歪歪斜斜地半敞着，两头猪钻进门。少妇追进去：“三姑，清早没喂猪啊？……三姑，三姑……”

没人应声。

少妇把猪赶进圈里拦好，走去推主人的房门，推不开，拍着门叫“三姑”，没有应声。

……

2. 清晨。村庄内，农家门前。

放在墙角处的收音机正在播放琴书《王华买爹》。

中年男子正在用平车搬运水泥大砖，汗流浹背。

另一男子骑着电摩，来到宅边下车打招呼：“水子弟，给儿子盖屋呐？”

水子：“哦，大奎哥。你看这像盖屋的啊？——垒猪圈。”

大奎：“你啊，拿母猪比老婆还稀罕。”

水子：“那是，没准年底赶上行市，少说也弄它万把块，老婆有这本事吗？得好好伺候着。你这一大早上哪儿去？”

大奎：“找镇里把几户低保报上去。”

水子抹了汗，掸掸衣服，拍拍手，掏出香烟递给大奎，并点火：“我还没吃饭，一块儿弄两盅再去。”

大奎对了火，摇着头：“不了，谁恁大酒瘾？刘五啊，上天我说的那个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……”

“快来人呐——！三姑出事啦！救命啊——！”少妇边跑边大声喊。

大奎和刘五都惊疑地朝喊声方向走去：“怎么回事儿，改云？”

改云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：“快……三姑……三姑八成出事儿了！门还杠着，里边儿没动静。”

大奎和刘五惊诧地：“啊？！”

刘五拔腿就往村外跑去。

大奎刚跑几步，急转身去骑电摩，回头大喊：“改云，快去喊人、叫医生！”

3. 远离村庄的“三姑”家。

大奎和刘五二人合力撞开门（门从里面杠着），见“三姑”侧身瘫卧，右臂垂在床沿，呼吸微弱，不省人事，一只碗摔落在床头柜跟前。二人急忙扶

好“三姑”，大奎一手托着“三姑”的头，一手拉枕头：“哎呀，这么烫！不好！水子，快打120。”

刘五：“我没带手机啊。”

大奎：“快拿湿毛巾来。我打。”

……

院外人声嘈杂：“快！快！快找东西绑担架，赶紧去医院。”

进来两个青年男子和背着药箱的中年男子。

大奎叫背药箱者：“明义，快打吊针！”

宋明义：“带上了。谁来帮我举盐水瓶？”

刘五：“我在这儿。”

大奎冲另外俩人：“老四，就来你们俩啊？”

宋老四：“哪有人啊。我，二奎，咱几个还抬不到医院？”

大奎：“我打过120了。先抢救，等救护车。你们俩赶紧把院儿里拾掇拾掇，车来就走。”

二奎：“我去挡猪圈，老四你拾掇东西。”

宋老四：“好。”

大奎转身进屋：“怎么样？”

宋明义：“还没醒。四十一度，很危险。不知啥病，得去医院化验检查。”

大奎：“不管想什么法子，都得保住命……”

二奎正在加固院门：“大叔、二叔来了。”

改云搀扶着老妇：“大婶、二婶，慢点儿。”

大奎迎出：“大叔……”

大叔：“啥病？打小没病没殃，这怎么回事儿？怎么陡。”

大奎：“大叔，您老别着急，正抢救呐。”

大叔和二叔轻声呼唤：“三丫，三丫头，老三呐……”

大婶和二婶：“三妹，他三姑……”

宋明义轻声止住：“别叫她，让她休息。”

四位老人忍不住老泪纵横，梁上吊扇开到满速。

外面救护车的鸣叫声，救护车到了。救护人员简单了解了情况，大家按照医生的吩咐，把“三姑”抬上救护车，开往县医院。大叔、大婶、二婶，

留在“三姑”家照料，二叔、大奎、明义随救护车去县医院。改云和二奎继续收拾院子。

改云对二奎说：“你弄吧，我喂猪去。”

大婶：“二奎啊，你三姑什么病？都不省人事了，能撑到医院吗？”

大叔：“瞎扯什么你？她那身板儿，铁打似的。”

二奎：“车上那么多医生，放心吧大婶。”

改云：“缸里没水了，二奎，担水去。”

二婶：“这儿我弄。”

二奎：“哦。就这儿没有自来水。”

大婶：“雪儿早就要接的，你三姑没同意。改云，你俩跟你二婶都家去吧，我跟你大叔搁这儿。”

改云：“二奎，你快担水去，我跟二婶先回去了。”

……

4. 北县人民医院，急救室外内走廊。

二叔问大奎：“得给赵雪打个电话吧……”

医生：“谁是病人家属？”

坐在椅子上的二叔站起：“我。”

医生：“来一下。”

急救室外内走廊。

大奎正在打手机：“……正在抢救，我和二叔都在这了……不知道什么病，怪重。你马上回来，直接到县医院……”

医生办公室——

医生：“……等化验结果出来再说。病人发烧多长时间了？”

二叔：“不知道，她自己住在里把路外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，谁知道多晚儿烧的？不要紧吧大夫？”

医生：“就看今夜能不能挺过来。”

“啊？”二叔急得要哭：“大夫，你千万多费心呐，俺妹是个苦命人啊，没过几天好日子，这就……（哭）唉，求你了大夫……求你了……”

医生：“怎么给你说呢，我们肯定尽最大努力，谁能保证百分之百？是吧？只要烧退了就好办，可你看……”

5. 北县人民医院楼下、院内。

一群人在围观。一妇人坐在地上大哭：“儿啊！我的儿啊！你们还我儿子！老天爷啊，你睁眼吧，我可怎么过啊……”

人们在议论：

“才二十二岁，多可惜！”

“一天一夜花了一万多，末了人财两空。”

“如今一家就一个，可怜，爹娘怎么过噢！”

“现在不能有病，谁病谁倒霉。进医院，再多钱也不算钱。”

“大姐，哭不是办法，找他们讲理去，他们要负责的……”一位中年男子安慰了妇人后，从人群中抽身出来，到一旁打手机：

“院长，我是伟光啊。”

手机中的声音：“老赵啊，老爷子怎么样？没什么大问题吧？”

赵伟光（五十岁左右）：“中早期，手术快一年了。院长，我想请几天假，去北京给老人做进一步检查，或许还有别的办法。”

院长办公室内，院长拿着电话：“没问题，你那摊儿放心吧，我顶着，百善孝为先。给你安排个人吧？你两个弟兄虽然都在，农村嘛，都得苦钱去，你一个人外出不方便。”

赵伟光：“不用，院长，谢谢，还没到那个地步，我能应付……”

6. 急救室门外内走廊。

二叔坐在椅子上低头抽泣。大奎从外面走来，掏出手机看时间：

“六点多，二叔，你去吃点儿去，我在这儿。”

二叔：“不饿。这回你三姑还能真的挺不过去吗？”

大奎：“不会有多大事儿的，三姑身体多好，可能中了邪气了。”

大奎手机响了，接听：“赵雪，你到哪了？……什么青？……哦，你就说到天津了呗，开慢点儿，别着急，我们都在这了……”

7. 远景：一辆黑色轿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，夕阳照进车内。

坐在后排、身着浅色正装、三十多岁的女人问：“多少迈？”

驾车男人：“一百六。”

女人看一眼表：“十点差不多能赶到。”

男人：“你在车上调整好情绪，不要太激动，这事儿太突然了。”

女人：“我妈才五十五，身体这么好，怎么会病呢？真的假的？”

男人：“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急事儿。不过……谁都不会拿别人的父母开这种玩笑，拿妈妈开这个玩笑，不在情理；再说，大奎哥也不是这样的人。”

旁白（女）：她知道，男人在纠正“父母”一词，她没有父亲，这是她和妈妈心中永远的痛。

女人白皙、娇美的脸庞，乌黑发亮的披肩发，双目微闭，作养神状。

画外音——

“雪儿，妈妈终究要把你送到爸爸身边儿。”

“妈，别提他，他不要我们，我们也不要他。我没有爸爸，只有妈妈。”

“胡扯！以后你不许说这个话，只要我在，我死了你也不能说这个话，也不能搁心里恨你爸。人家都夸你俊是吧？随你爸，你爸比你好看。你爸不知道有你，他要知道，早就来找俺娘俩了，不知会把你心疼什么样。旁人都说俺命苦，可俺心里甜甜的，因为俺心里有你爸。……这会儿，你爸心里还有俺吗？俺不知道，该没有了，要还有俺，他家里怎么过啊？……也当不着还有俺。”

“妈，你怎么回事儿？神神兮兮的。”

“等你大了，就知道了。”

手机铃声响起，女人接听：“喂，大奎哥，我们刚过济南，我妈怎么样？……还不清楚什么病？……十点左右到吧。……好的。”

8. 晚八时许。“三姑”家。

满脸沧桑的大叔，拎着猪食桶进屋，丢下桶，擦汗、洗脸，然后独自坐在吊扇下纳凉、抽烟。

画外音（老人自言自语）：小三儿啊，你说你命好，我信，你这打哪儿来的病呢？雪儿她爹在哪儿了？你得有个交代啊。你要真有个万一，连埋的地方都没有。

老人陷入回忆——

一九六七年冬季，深夜。

昏暗的煤油灯。长子、次子、女儿和两个儿媳妇，围坐在五十多岁的老娘身边，恐惧不安。外面月光显得格外冷清。村内传来断断续续的齐唱和口

号声：

“天上布满了星，月儿亮晶晶，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申，万恶的旧社会，穷人的血泪恨，千头万绪，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……”

“停！把反动地主老财薛崇礼，押上来！”

“不忘阶级苦，牢记血泪仇……”

拳打脚踢和嘶叫声。

……

“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薛怀田，押上来！”

扭打声和惨叫声。

娘：“这不像你爹的声儿。你爹今晚能不能回来，不好说；他还能扛住几回斗，也不好说。都五十好几了，前几年没饿死，这回得斗死。搁咱这个家，死了都不能发丧出殡，就把我跟他铺的那条席子给他吧，别给亲戚说了，叫人家为难。我给你们说，以后子子孙孙、千秋万代，千万可别想发财。咱家在你爷爷手里置了几十亩地，那是怎么来的？省吃俭用，拼死拼活，你爹都跟驴合套，拉犁、拉车。一天福没享，当了地主，他非给斗死不可，连你们都受牵连。你俩幸亏娶亲早，打小定的娃娃亲，要是到这会儿，哪找媳妇去？这会儿，大华还得搁他姥娘家。三丫是女孩，要是男孩，只能打光棍儿了。……李斜子家呢，他爹一辈子不行正事，吃喝嫖赌抽大烟，几辈子攒的家业，都叫他给败了，后来跟‘马子’混，叫‘马子’给杀了，他娘就跟黄瘸子养汉、鬼混，头份子好吃懒做的东西。‘男人好吃主讨饭，女人好吃主养汉。’这还弄成贫农了，你看这会儿横的？什么是个理？啊……”

一阵狗叫声，老大薛怀仁迅速吹灭油灯。娘小声吩咐：“三丫出去看看。”

片刻，三丫扶着爹进来，爹摸着黑儿坐下：“都在啊？”

孩子们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爹：“老大家的、老二家的，跟三丫都去睡吧。”

姑嫂三人轻轻离去，随手关了门。

爹：“擦根洋火。”

娘：“你打哪儿来的客啊？哪买洋火去？找火刀、火门子吧。”

老大打火、吹着、照亮，爹的左耳处还在流血，老二烧点纸灰轻轻敷上。

爹轻声说：“熄了吧。我今天是陪斗的，今天是批斗支书的。他家是中农

吧？咱还受不了吗？”

娘：“这是怎么说的？”

爹：“他算当权派。他中农也跟俺地主富农一样了。这会儿还吊在梁上呐，俺还冤吗？”

娘：“谁干的？”

爹：“还能有谁？李斜子呗。这里有弯儿，他娘跟黄瘸子鬼混的事儿，不是怀田骂的吗？这不该报仇了吗？”

娘：“他娘还是东西啊？偷鸡摸狗的，就会喊口号，人家都去‘拉夜战’，她爬屋顶喊‘大跃进万岁’，怀田骂她：‘你就靠喊口号混工分儿，年底你就拿工分儿去领口号吧，你就吃口号吧’。往天怀田没少骂她，如今野鸡上天了。”

爹：“我跟你们说，今儿个我这伤也是他打的，我觉着，他没准儿是冲咱家三丫来的。”

娘：“什么？奶奶个腿！我把三丫活埋了，也不能给他。三丫才十五，他多大？都三十多了。只要我不死，他就别想打三丫的主意。”

爹：“小点儿声儿，这不是发火的事儿，得合计法子……”

娘：“合计什么法子？咱家还能有什么法子？大不了一家子死在一块儿，也少搁世上活受罪。”

……

9. “三姑”家。

大婶提着篮子推门进来：“我拿来了，你在这儿吃点儿吧。也不知这会儿怎样了。你今晚住这儿？”

大叔：“嗯，也睡不着。你说这些年，三丫到底找到雪儿她爹吗？这不白搭一辈子吗？”

大婶：“没有吧。不知哪个丧良心的，把她娘俩坑死了。八成早死了，这样的东西还能留搁世上？”

大叔：“那会儿就该给她找个人家。”

大婶：“她不是太小了吗，那不是给人家当童养媳吗？家里有爹娘哥嫂在，怎么能走那条路？”

大叔：“早知今天这样，还不如去当童养媳呐。万一怎么着了，往哪

儿埋？”

大婶：“谁长前后眼啦？要不是李斜子逼的，也不能这样。”

大叔：“那会儿就怀着雪儿了，就算不叫李斜子逼跑了，后来又怎么收场你想？她娘俩回来那会儿，我把话说重了。唉……”

大婶：“都怨那个倒霉成分！要不是摘了帽子，这会儿早绝户了。先前她娘俩最苦了，如今最好过，谁能想到有今天？算命先生也算不准。”

10. 夜。医院病房。

赵伟光在父亲病床前陪着聊天：“……九点多了，这儿不热，您早点睡吧，还吃不？”父亲摇头，盖上毛巾被睡了。赵伟光到走廊的长椅上躺下。

11. 夜。急救室内。

“三姑”的状态出现危机，心率和血压都显示异常。

医生：“就怕来不及了，家里准备吧。”

二叔和大奎急问：“就没有法子了吗？”医生摇头。

医生伸手至“三姑”鼻处：“在等亲人。”

“三姑”干裂的嘴唇，极度灰暗的脸孔——

黑白画面：四五岁的小女孩，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飘然奔跑……荒山、丛林、田埂、水沟……

女儿赵雪和女婿闯进急救室，女儿抱起妈妈，焦急地呼唤“妈妈”。

好久，“三姑”才竭尽全力发出游丝般的声息：“去——找——爸爸。”

（那蓬头垢面的小女孩仍在飘然奔跑，后面有野狗紧追不舍，小女孩大呼：“爸爸——妈妈——”）

躺在连椅上的赵伟光惊醒了，满头大汗。原来楼下确有女孩呼唤“妈妈”。赵伟光起身到一楼察看，见医务人员拉着“灵床”，两个男人搀扶着哭泣的女子跟随“灵床”从急救室出来。

12. “三姑”家。门前、院内、房间，均按丧事简单布置。

一辆京字牌号的黑色轿车缓缓驶近，停稳。人们走近车门，改云和另一村妇搀扶三姑的女儿赵雪下车，宋老四和刘五搀扶三姑的女婿下车，赵雪捧着妈妈的遗像缓步走在前面，其夫捧着红布覆盖的骨灰盒缓行随后。女儿赵

雪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，众人哭迎。

大叔在二奎的搀扶下嚎啕大哭：“爹啊，娘——，三妹找你们去了，你们好好疼她——”

定格：薛怀琴的遗像和女儿赵雪的痛哭状。

主题歌（女）：

啊——

苍天啊，你为什么造了人

爹娘啊，你为什么生了我

人啊，心有多狠

我啊，命有多苦

这世界

是谁的天堂、谁的地狱

谁把我丢在这人世间

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

托（个）什么人，造（个）什么罪

可怜我，受够了

不如归去找爹娘

烂成泥土，再也不孤独

1. 傍晚。一列客车呼啸北去。

卧铺车厢，下铺，赵伟光与父亲对铺躺着。赵伟光双手托在后脑勺，似睡非睡。

画外音——

男：“大姐，她还好吗？”

女：“她早死了。”

男：“她怎么死的？”

女：“急病。”

男：“啊？不是……李斜子他……什么病？”

女：“不知道，医生也没说出个头绪，该死的病呗。”

男：“大姐，她叫什么？”

女：“她不叫俺给你说，活的时候你不问，现在别问了。回去俺给她烧把纸，说找到你了，话也带到了，就行了。”

男：“我问过她，她没告诉我。”

女：“她为什么不给你说？”

男（哭）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一直纳闷呐。她坟在哪儿了？”

女：“别问了，（哭）你给她上坟算什么？不合适。”

赵伟光翻身转向里面。

画外音——

男童：“姐，俺家有个大绵羊，可有劲儿了，跟牛犊子似的，赶明儿俺套上羊车带你下江南，听人说，那儿可好了，顿顿吃好的，天天老母鸡下挂面。”

女孩：“挂面是什么？”

男孩：“我也没见过，反正不是山芋干子。”

女孩：“你去干什么？”

男孩：“给人家放牛。”

女孩：“那俺呢？”

男孩：“你做饭。”

女孩：“行，俺给你做饭洗衣裳，还给你生一大窝孩子。”

.....

2. 村庄。一间间破旧不堪的土墙草屋。

字幕：一九六八年秋

一堵较长的墙面写着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。几位社员在搅拌水泥涂抹“语录牌”，一位戴眼镜的社员正在已经处理好的方形“水泥墙皮”上用红漆写着：“毛主席语录——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；否定贫农便是否定革命；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。”每户人家的大门左侧都有一块语录牌：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”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。”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；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”偶尔有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：“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他就不倒……”

.....

3. 牛梭弯小学。

一堵院墙的大门两侧写着：“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。”门楣上标明“牛梭弯小学”。学校院内，两位中年男子在翻晒青草。

一个说：“徐老师，你们班那个赵伟光有点资产阶级的味道，他的算盘打得好，可是劳动不热情，你看，就说这割草吧，连低年级的学生都不如，每次都十来斤吧？我记得最少一次才七斤。这样的学生，将来还能接革命的班吗？肯定被资产阶级俘虏了，得加强思想改造啊。”

徐老师：“高老师，我们班对他没少批评帮助啊，这个学生也不像大家说的那样不爱劳动，上学期爬山扛石头，他表现怎样？他有力气，也不藏力，怎么能说不爱劳动呢？割草他确实不行，人各有长短，这孩子也许手笨，不擅割草，我一直是这么看的。不能给学生太大压力，要全面地看。”